



身份的“正名”不只是个称呼问题。上海市护理学会制定了《免陪照护服务基本规范》团体标准，明确了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及要求等。全市约 1.7 万名医疗护理员，大部分由过去的“护工”转型而来。他们正逐步考取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截至 6 月底，全市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医疗机构中共有医疗护理员九千多人，其中 1111 人已通过职业技能五级认定，15 人拿到三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宓继红表示：“今年年底，国家职业技能五级认定证书持证率将纳入免陪照护试点工作的职业化考核指标之一。”

在胸科医院，护理员们还要定期接受护理部和科室护士长的专科技能培训——如何正确喂饭、如何帮助术后患者活动、如何识别异常咳嗽并呼叫护士。记者了解到，过去有些护工还会质疑“我为什么要学”，但现在有了正式身份，他们学起来可积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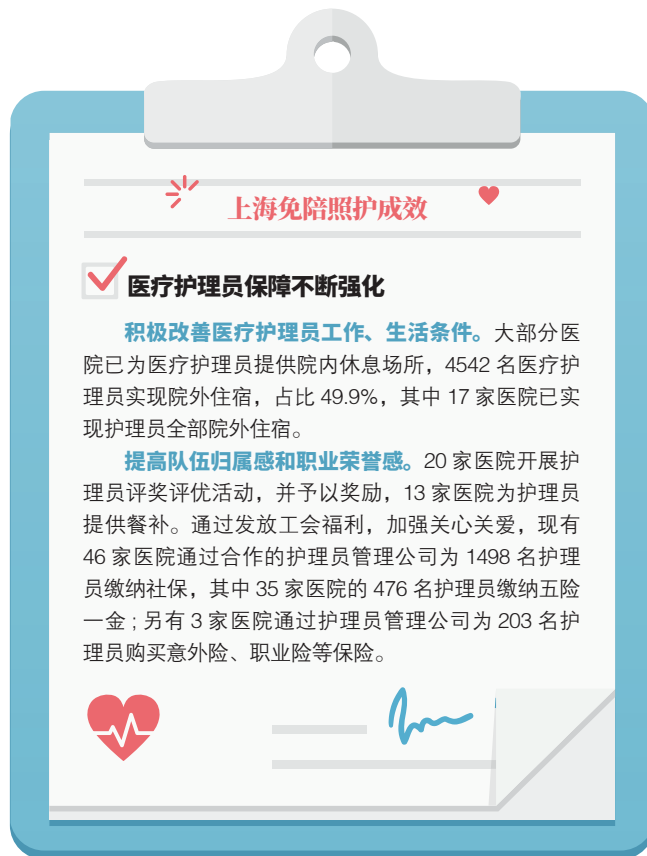
奚慧琴则坦言，职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医疗护理员原来的底子薄弱，不能期望通过短期就彻底改变。这是一个更替的过程。”但她看到希望，去年仁济招了 11 个有护理专业背景的大专生来实习，留下了 4 个，都是 20 岁出头。

在宓继红看来，职业化是要让年轻人愿意从学校毕业后长期做医疗护理员，“就像一辈子做医生、做护士一样，成为一个同样受人尊敬的职业”。她透露，已有护工公司与职业院校合作定向培养年轻护理员，“这条路刚开始走，但方向是对的”。

她还有一个观察：社会上很多人并不清楚医疗护理员这个职业，仍停留在 50 多岁的阿姨们 24 小时住在病房看护病人的这种临时工状态，“随着职业化队伍建设，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进来。这个工作也可以有住宿和生活待遇保障，不风吹日晒，有非常稳定的技术职称上升通道和从事护理员培训、管理等职业发展前景”。

当然，改革远未完成。

最大的堵点之一是收费。目前免陪照护只在特级和 I 级护理患者中开展，II、III 级护理尚未打通一体化收费



通道。这导致一个尴尬局面：患者从 I 级护理转为 II 级后，照护人员没变、服务内容没变，收费方式却要从医院统一收取变为单独向护工公司支付，家属困惑，医院和护工公司也深感不便。

另一个挑战来自第三方护工公司。在仁济医院，护理部主动承担了大量培训和管理工作。奚慧琴直言，现在的劳务派遣公司更多“只负责招聘”，责权利分离，管理难度大。但她坚信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这件事是对的，“现在可能对免陪照护的需求还没达到峰值，这是应对未来 10 年需求的改革”。

一座城市的远见，往往体现在它愿意为十年后做准备。上海正在做的这件事，正是如此。纵然前路充满挑战，但这座超大城市选择了一条义无反顾的推进之路，在改革深水区中闯出一条规范化的新路。相信未来，它所探索的经验，也终将为全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样本。